

世界文學名著 9

魯濱遜漂流記

狄福◎著

感恩心動價

88元

特價限量發行

世界文學名著 9



狄福◎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魯濱遜漂流記／狄福著；書華編輯部翻譯。--初版。--

臺北縣中和市：書華出版；臺北縣新店市；學英總經銷，民82

面；公分。--(世界文學全集；9)

譯自：Robinson Crusoe

ISBN 957-709-018-4 (平裝)

873.57

82004171

ISBN 957-709-018-4 (平裝)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世界文學名著 9
魯濱遜漂流記

作者／狄福
譯者／書華編輯部
發行人／謝毓斌
社長／劉秋鳳
叢書主編／王怡丹
印務主編／黃慧隆
執行編輯／張晉繪
校對／張紀明 張晉繪
出版者／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68號7F
電話／二二一八三六四一
傳真／二二一八九四九六
E-mail／dos123@ms8.hinet.net
總經理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／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F
電話／二二一八七三〇七
傳真／二二一八七〇二一
郵撥帳號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五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六一八八號
排版／鑫上統電腦排版公司
一版四刷／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
定價／二〇〇元

新版緣起

文學在人類文明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是最珍貴和偉大的寶藏之一。在世代的更迭與戰亂中，文學不因時光的流逝而隕歿，反而累積得更豐富，粹鍊出晶瑩的果實。

世界文學名著就是膾炙人口、歷久不衰的偉大作品之一。這些故事感人至深，傳頌一時，作者更是當時文學界的翹楚。爲了將這些作品做更完善的保存，「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」特別將內容做更完善的編排，以更精美的印刷、更具系列性的包裝及更合理的價格，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
此次的出版計畫，預計第一批出版以溫馨、感性爲主的女性系列，如《小婦人》、《簡愛》、《黛絲姑娘》……等；第二批則出版以冒險犯難、英雄主義爲主的男性系列，如《魯濱遜漂流記》、《唐吉訶德傳》、《基度山恩仇記》……等；其後，便按照以上的出書方式，陸續出版一整套世界文學名著系列。

本著文化工作者對讀者、對社會的使命感，希望這套新版的世界文學名著系列，能夠提供讀者更寬廣的文學視野、更精緻的閱讀品質，做爲對讀者、對社會的小小回饋。

1 離家

我自一六三二年在約克城中以來，從沒有做過事情，但是在我的心裡，卻充滿了許多旅行的念頭，我受過家庭教育 and 鄉村義務教育，我的父親還教我去學法律學，但是，我除了航海旅行外，一切都不能使我滿意，因此我終於違反了父親的命令，去實現我的理想，這一切禍患生涯的開始，正像是不幸的天性逼我去的呢！

我的父親，他早知道我的計劃了，幾次的勸導我；有一天早晨，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裡去，他激烈的和我談著這航海的事並且細問我的理由；這一種理由，自然是和白雲一樣的飄渺，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，不過，假使我不離開故鄉，肯專心的努力於事業，我想一定很有希望，而能快樂樂的過著生活。

父親見我没有回答，便極於懇摯勸戒我，不可效法兒童的舉動，一切他都能替我做；若是我聽他的勸戒——因為他並沒有鼓動我航海的思想——對於我將來的不幸遭遇，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；並且他更預斷的說，假使我永遠執迷在這種愚笨的行為上而不知反省，上帝亦將不願意保佑我，我將會達到一種無可挽回的地步。

在他說出最後一句話後，他的眼淚跟著流了下來，當他說到那一種無可挽回的地步，誰都不能助我的時候，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，他的愁緒塞滿心胸，他告訴我，不能再和我多說了。

我受了父親極大的感動，不覺就在家中住下了，可是沒有幾天以後，我的航海的念頭又復活了；我決意在幾個星期內瞞著父親，去過理想的漂流生活，我要慢慢的尋一個有機會的日子。

但是我不能瞞住我的母親，所以我告訴她我航海的目的，完全是在於遊歷世界，如果她給我去向父親說，許我這一次，以後如覺得不合意，回來的時候，決不再有這種思想，我將決定對事業加倍的努力，償還我所虛度的光陰。

我的母親很反對這樣去向父親說；但終於她把我說的話完全向我父親說了，父親十分反對的問著她說：

「這孩子住在家中，正可過著舒服日子，如果照他的計劃去行，他很可能變成一個不幸者，我決不准他出去！」

但是不到一年之後，我在一位同伴的父親船裡當著一名水手，這船是駛向倫敦去的，我沒有給父母親知道，也沒有求上帝的保佑，更沒有去想自己此行的結果怎樣。於是，只有上帝知道的，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，我就上船到倫敦去了。

我們的船剛駛出亨勃港口，風浪突然加大起來，我是從未經過航海的。我的全身感覺萬般痛苦，心中非常的恐怖。這時，使我想起以前的事情，一幕幕的在我的眼前閃動著：我不應該瞞著我的父親，離開家庭和放棄我的責任；父親的熱淚，母親的哀泣，使我非常感動的受著良心的苛責——責罰著自己藐視忠告，不安心守份的過著舒適生活，和忽視父親善良的勸導。

風浪的凶勢漸漸的愈來愈大了，但在航海裡來往多次的人，覺得這些風浪並不算得什麼；不

過因為我是一個年輕的水手，沒有一點航海的經驗，覺得每起伏一個波浪，就像要把我們吞下去似的，不能再生存在世界上了。這樣波浪洶湧的海中，真是夠使我恐怖呵！我立著許多誓和決心，祈求上帝赦我這一次的航海的生命，假使有一天給我站在陸地上，我立刻奔回家去，永不再投入這航海的生涯；我從此聽我父親的勸告，此後決不再有這些思想，增加更多的煩惱了。

第二天風浪卻平靜了，陽光照在一平如鏡的海面上，這真是一幅絕美麗的圖畫，——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風景！看那陽光在黃昏時候明朗的落著；有一些些海風微微的飄著，我雖終日暈船而不適應，但爲了風浪的減小，和欣賞著這樣美麗的景緻，我已漸漸的習慣這種生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很安靜的站在甲板上，我感到非常愉快。我凝目瞧著那茫茫大海，又覺得很奇怪：在前兩天是這樣的狂暴和可怕，而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裡，忽覺得如此平靜而美麗……我幻想得正在出神，我的同伴忽然跑到我這裡來——他就是引誘我出走的人——他輕拍著我的肩膀說：「你昨晚受了驚嚇吧？是不是？那還是一陣微風呢。」

「你說一陣微風嗎？那是可怕的狂風呵！」我說。

「狂風？」他接著說：「這算不得什麼，我們對於狂風並不在意，至於你呢，因爲是一個新的水手，所以才覺得恐怖。好，來罷，讓我們喝一杯吧，好使一切忘懷。你看，天氣多麼高爽啊！」

這一晚上我喝得半醉，把我以前的悔恨，和對於將來回家的決心都完全忘記了。在海面平靜，風浪減少的時候，一切逃離的心思都會淡去，我又恢復以前的想法；而在危險的苦難裡，所立的那些誓言和許願，更不在心上了。

2 我們的船沉了

我們到了耶摩斯魯地方，船在這裡必要停泊幾天。到這裡正是在海上的第六天，風浪依舊非常平靜，但是以後一連幾天都是逆風；在這港口，必須靠著順風，方可向海裡一直駛去，這幾天就有許多牛宮來的船同泊於一條線上。

船在這裡停泊四五天，風又吹起，而且吹得愈加厲害了。本來我們船上的錨具等物都很完好而且堅固的，所以同伴們都很安然的過著海上的遊嬉生活，或是休息；但是，到了第八天早晨，風勢突然轉劇，颳的非常勇猛，我們趕快收了第二節桅杆，一切都布置妥當，才算安泊無事。到了午後，波浪突然大作，一齊打入船中來，這時我們的船錨已經脫離了。大家都著慌起來，船主連連吩咐拋了大錨，於是我們在前面拋下二隻錨，盡其所能的一直伸到海裡。

這時的海風跟著風浪愈轉得狂烈了，船上一切的人的面上，都表現著驚駭與恐怖，船主是盡心竭力的保護著這隻船，可是，當他在我艙房旁邊徘徊的時候，我聽出他很悲哀的向自己說：

「上帝！請可憐我們吧，我們快要完全失敗了！我們即要滅亡了！……」

我迷朦的睡在我的臥房裡，聽著他這樣很悲哀的說話，這時我的心境，紛亂得不知道怎樣描寫出來。我恐懼的往外面看，這一幅悽慘的景象，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：海浪似山一樣的高大，隔三四分鐘不斷地打上我們的船上來；靠近我們的兩隻載滿貨物的船，帆柱已經給風吹斷了；我

我們的同伴，更大聲喊著，在距離我們一里路的前面已有一隻船沉沒了，還有二隻脫錨的船，沒有方向的在海浪裡亂撞……。環顧四週都是一片淒涼恐怖的景象，將近黃昏時候，我們的船主將船上的桅杆都鋸掉了，要使船上空無一物，否則船便要沉了。

在這種危險萬狀的環境中，我回憶起我先前那種翻覆不定的痛悔，一切都任其自然而不過問；但是，罪惡的死神還沒來臨，狂風海浪是不斷的向著我們打來，這一次的景象，是連所有的水手們都承認是從未見過的。因為船的裝載過重，水手們時時喊著要沉的話，雖然大家心裡都在祈禱上帝保佑，但是，船是每一分鐘都有下沉的可能。到了夜半，果然有人發覺船上有裂孔了，又有一人報告船艙裡已有四尺深的水了，於是大家忙著幫忙抽水。這一片呼喊之聲，我聽了覺得一切念頭都已頹喪，昏然不知的倒在自己的床上。

不多時，我在迷糊中他們把我喊醒，叫我幫他們抽水；我提起精神，跑到抽水機那裡用力的工作著。這時船主遠遠看見二隻小煤船，在海中飄流，並將駛近我們這裡，船主忙吩咐放砲以示危急，我以爲是船破裂了，或是出了其他可怕的意外，於是嚇得暈倒於地；大家都忙救護自己，還當我是死了，任我躺在地上。但過了一會，已慢慢的自己醒過來。

我們還是不斷努力的抽著水，然而水還是漸漸增多起來，這隻船立刻就要沉下去了；船正接連的放砲求援著。有一隻飄流到我們附近的輕船，冒著險來援救我們，當我們登上這隻輕船，就看見我們的船沉下去了。水手們對我說船在沉的當兒，想起當時他們要我登上輕船，假使我仍舊在船裡的話，早已經死了！我恐怖著、驚懼著，我簡直不敢去望一望那隻沉了的船。

船是漸漸向岸的那邊推進，我們看見岸的時候，許多老百姓們奔跑到岸上來救我們。在耶門這地方我們是遭難的人，受著他們懇懇的款待——待我們像高尚的商人或船上的主人一樣；並且給我們許多錢隨意我們到倫敦去，或是回故鄉去。

那時要是我回到我的故鄉去，該是多麼的幸福的呢！但是，我仍是固守著我一貫惡劣的念頭。這一種固執是沒有什麼可以相敵，雖然在我理智清醒的時候，我想應該一定要回去；可是不知怎樣，我可又缺乏這一種做的勇氣。自然這都是因為我自己不能和劣根性相敵，始終催迫我去反抗自己的理智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！我於是由陸路行到倫敦，在路上仍是有許多思想互相鬭爭不定。是要回家呢？還是航海？

回家嗎？我想一定會受鄰人的譏笑，我非但羞於去見我的父親和母親，並且更羞於去見別人。所以我不便回去的思想，依舊繼續下去，我於是把自己經歷的危險和可怕的災難，都在胸中消滅，回家的念頭，亦跟著打消了。

到倫敦後，我天天注意著一切航海的消息，不久，終於我重新上一隻往非洲的船，又開始我的航海生涯了。

3 屈服

當我動身的這天，船主聽得我說有意遊歷世界，他很贊成。他告訴我說，如果我永遠隨著他航海的話，是可不必要我經費的，他還教我攜帶貨物，探明了這貨物的銷場，還可以賺筆錢哩。

我很感激他的好意，我知道這船主是一個很誠實而且有信用的人。這時我身邊有四十鎊錢，這四十鎊錢是和我通信的親戚所送給我而陸續聚起來的；我於是把這四十鎊錢買了許多玩物和他的用具。我一路去航行，居然賺了一筆錢。

我對這一次的航行，可以說是冒險生涯的一種成功，我歸功於這個誠實的船主；他並且給我獲得許多關於一個水手應有的常識，簡直把我造成一個上好的水手了。

但是這次的航海，因為天氣酷熱的緣故，使我大發瘧症，也算得是不幸的事情了。而且更不幸我的朋友——船主人，到了碼頭就死了，現在的船主，就是我朋友從前的副手。但我仍舊搭在那隻船上，我只帶了一百鎊簇新獲得的財產，其餘的完全放在我朋友的孀婦家裡。可是這回的航行，我竟遇著不幸了。

在一天的早晨，我們的船駛向芙蓉島進發，忽然有一隊土耳其的海賊在後面追著我們，他們愈追愈近，到下午三時，他們已經趕上我們；我們拿八尊礮對準著他們射擊，他們一船二百人也一齊射發槍彈。我們所幸沒有受傷。於是我們更嚴密的防著他們再來偷襲。當我們在船上的側面

埋伏的時候，他們來了六十個人跳上我們的艙面，割去篷索，但我們用細彈丸，短槍，又一次擊退敵人。我們死了三人，受傷了八人，可是，事件的結果出乎意外的悲慘，末了我們都被征服，全船的人全被捉住了。

他們的待遇並不怎樣恐怖，但我是做了他們的奴隸，因為我很年輕，靈活，正巧合他們的生意。在這種遭遇裡，我是完全被屈服了。

現在我想起父親的預言，果然應驗了。這時沒有人在苦難裡會來救我，這天降的禍災臨在我的身上，我將死在這裡永無希望了。

我的新主人，把我帶到他的家裡。我很希望有再和他一同航海的機會，在航海裡他們也許有一天被西班牙，或葡萄牙的兵艦捉住，我就可以自由了，但是這期望，竟成了一個泡影，因為當他們再去航海的時候，是叫我看管他的花園，像他家中的僕人一樣；而在他們從巡邏回家的時候，又把我喚上船去看他們的船，一點自由都沒有。

我在這樣的環境裡過了二年。我常常想設計逃脫，可是我的環境沒有一些可以脫逃的機會。這事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，因為奴僕們沒有英國人，阿列希人，或蘇格蘭人；我唯有以種種幻想藉作自娛，無論如何我沒有實行這逃脫的勇氣。

二年以後，我的逃脫的念頭又復活了。這時候，我的主人很多日子都是在家裡，如果天氣晴朗，從前每一個星期，總要出外一二次，裝置著漁具出發去捕魚；他常常帶我和一個年輕的馬爾財哥和他一個摩爾親戚同去替他划船。我捕魚的技術算是很好，常常替他捉得一簍子魚，他因此

非常快樂。

有一個多霧的早晨，乳白的霧網，是一片茫茫的，在離岸只有半里多路，岸上的一切景物都籠入霧裡瞧不清楚。我們是划著船去捕魚，但是錯了方向和路程，我們工作了一個日夜，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們才知道走錯了方向，划到離海岸至少有二海里的外海去了。我們費了許多力氣，才得再划到邊岸來，我們一面迎著海風，肚裡都不覺十分餓了。

我的主人，自受了這一次災難之後，自然更謹慎的保護著自己了。但是他仍舊出去捕魚，他吩咐船上的木匠，在天艇中間造了一個小房艙。在房艙後面留一個地位，藉以拉轉帆索和把航用的，前面則留一塊二三個人站立駕駛的地位。艙裡的地位非常寬暢，有一隻鑄桌，鑄桌裡有幾隻抽屜，裡面放著麵包、米、咖啡、和他所歡喜喝的酒。現在他每去一回，必帶一個指南針，並帶足食糧，同時還幾乎每次都帶我去，因為他很贊美我的捕魚技術。

有一天，他又將出發去遊玩和捕魚了，帶了二三個很有聲望的摩爾人，並備了许多的精美食品款待他們。叫我預備著三把裝滿火藥和子彈的短槍，這是供給他們用來打獵和捕魚的。

我依了他的話都準備齊了。在早晨我就把船洗滌乾淨，掛著旗幟。專以給他款待他的客人。可是沒有多少時候，他獨自跑來和我們說，他的客人因為事業失敗，不去玩了；叫我照常乘著船出發捕魚去，魚捕來以後就直接送到家裡去，我一一的把這些事都照著他的話去做。

這時我覺得一隻船由我主使，我欲逃脫求救的心，突然又在我的思想裡波動著。我的主人去了以後，我就自己預備一切物件，並不想去捕魚，只是想去航海，我覺得只要離開這裡，就可達

到了我的願望。至於航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是沒有預計，也無從預計的。

4 逃脫以後

我已經想到第一條計策，預備假裝對馬爾說，我們不可隨便取食主人的食物，應該自己在船上找尋食糧；他很同意，拿了一大籃的麵包餅乾進船來。我帶了一大塊重六十鎊的蜜蠟放在船裡，和一小紮麻線，一把斧頭，一把鋸子，這些對我都有極大的用處，尤其是這許多蜜蠟。

我的第二條計策，也把他們騙上了。我把一個叫做馬利的叫來和他說：

「我們主人的軍器都在船裡，你可以去取一些火藥和子彈來嗎？我要為我們自己幾人殺幾隻水鳥哩。」

「好的，」他說：「我去拿些吧。」

於是他取了很大的一皮包火藥來，大約有一磅半重，裡外還有不少槍和子彈。他都把它放在船裡，我又在船裡看見主人的許多火藥，於是我都拿來裝在一隻很空的瓶裡，我是差不多都預備好了。

這樣我們就駛出海口去捕魚了。不幸遇著逆風，否則我可以行抵西班牙的海邊，或加低士海灣，現在正和我相反。但是我只一心要離開這奴籍的環境。不管風向前進，其餘則只好聽天由命了。

我捉了許多時候，一條魚也沒有捉到；因為當魚剛在釣子上時，我也故意不釣起來。我於是

和馬爾說：

「你看，一條魚都沒有，我們怎好空手去見主人呢？我們略微駛遠一點吧。」

他想這並沒有關係，就很同意我的主張，當我將船駛到一里多遠時，我像捕魚的樣子似的把船停了，我走到馬爾站的地方，我是故意的彎腰裝著到他後面拾東西的狀態，乘他不備的時候，我把他的腰部抱住，就將他拋入了海中了。他在水裡游泳著，允許同我一同航海，懇求著我讓他上船。我儘管駛著我的船，但是行得很慢，他在水裡游著跟過來，他是很容易趕及我的船的。

我在船艙裡拿出一把槍來，瞄準他說：

「我決不傷害你，如果你安靜的話；你只管游到前面海岸上去。否則如果你跟我近來，我就射你的頭腦。你要知道，我是要恢復我的自由呢。」

於是他反身向前面游去。這時海面非常平靜，故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游到彼岸，因為他的游泳術，是特別高人一等的。

那個駛航的孩子，名字叫做柴萊的，我對他說：

「假使你肯忠心對我，我可以把你造成一個偉大的人物；假使你不忠於我，我將把你拋在海中。」

他天真的笑著；他說他永遠忠於我，並且情願隨我遊歷世界。我不覺很相信他，當我看看他這麼一付爛漫純真的態度，很引起我的好感。

於是我們的船直向大海駛去。那南面都是住著一些野蠻的黑人，我們將不待上岸，就會給他

們拿來吞食，或給野獸們撕吃呢。日裡我因為要避開他們的發覺，就向海峽駛航，到天空轉黑時，我們才轉方向，朝南偏東而駛，預備可以靠岸。

我們併力的疾駛著，到第二日下午三點鐘時，距離撒里南面已經一百五十里了。但我自受了馬爾的驚恐，怕他們追上，一路不敢停泊。一些時候，海風是柔和的吹著，這樣駛了五天，風轉南向了，我冒險的河口的岸邊拋了錨，我想他們該不至於再追了；但是這是什麼地方，那一度緯線，是什麼省份和什麼國家，都糊裡胡塗沒有知道。沒有看見一個人，我也不需要看見任何人，我所感到的祇是海水，——是這時唯一需要的東西。

黃昏時候，我們到了一個小灣，決定天黑下來，就到岸上去，但是岸上是一個荒野，許多動物的咆哮聲，很可怕的在夜裡飛來，是那震天動地為我有生以來所從未聽見過，柴萊請求著我不要上去，到了明天再說，可憐他已嚇得靈魂飛散了。

「那末，柴萊！我不去。」我說，「也許明天我們可看見人類——那些同野獸般凶橫的人類。」
「我們拿槍射他吧。」他笑著說：「把他們趕走就得了。」

我見他喜悅的模樣，我自己也覺得愉快了。

我們是靜守了一夜，整夜都沒有睡著。有許多動物跳入水中來洗浴，我從沒有聽到過牠們那種因冷而舒暢所發出來的叫聲；柴萊非常的驚愕著，我是同他一樣的。突然有一隻碩大無比的動物撞近我的船邊來，我雖然在黑夜裡看不見牠，但牠從那一種透氣裡我可以推知是一隻非但碩大，而且是凶惡不堪的野獸，這使我們更加的恐怖了。